

第一章 起死回生的新人

祥泰二年，春。鄴京動盪未平，帝位不穩，百姓惶然，京外各郡州風雨飄搖，官員不作為，盤剝黎庶血汗，民不聊生，怨聲載道，偶有動亂發生。

距離鄴京千里之外的偏遠之地，反倒未受時局波及，雖是地方官員隻手遮天，然百姓辛苦勞作，也能勉強混個溫飽，還算安樂。

位於瀋河下游的萬陵縣屬衛州府管轄，之所以得名「萬陵」，除了背靠瀋河，便是遠處延綿不絕的山脈以及近處大大小小的高山丘陵。

萬陵縣縣衙再往左行約一里路，是富賈聚集的同和巷，巷子最大的一戶宅子，居住著縣裏顧師爺的家眷。

此時，正逢子夜。傳說中是人鬼共遊，妖魔混雜，地府鬼門大開之時。

顧府西角門正對著的一間屋子靜悄悄的，屋簷外掛著兩只白色的燈籠，上面各寫著一個喜字，門兩邊貼的是白色喜聯，橫批上還寫著「百年好合」，這樣一副白紙喜聯，煞是詭異。

屋內的兩面窗戶遮著黑色的簾子，正中擺著香案，香案上燒著大紅的喜燭，案台之上擺放著米粿子，還有肉菜等。

一位神婆頭縛著辟邪纏額，手持著看不清的鎮魂符紙，一手拿著桃木劍比劃著，圍著香案走來走去，口中念念有詞。

那香案之上，除了香燭祭品，還有兩張大紅的生辰庚帖。

神婆舞劍半天，嘴裏說著「禮成」二字，將符紙各自貼在兩張庚帖之上。

可惜如此好相貌的公子，若是身體康健些，不知是何等仙人兒。神婆吐出一口濁氣，如是想著。

顧家大少爺雖然體弱多病，但長相在整個萬陵縣都找不出第二個來，眼下他毫無氣息地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且瘦脫形，仍然無法掩飾他原本的風華。

真是便宜周家的丫頭了。神婆惋惜地想著。周家的四丫頭她原是認識的，周大郎的媳婦天天敲著碗罵，罵周四丫頭又懶又饞，是餓死鬼投胎，是以十里八鄉都知道周家老四有兼人之量，如同鯨吞牛飲。就是因為太饞、太能吃，才剛開春就去河裏摸魚，溺水而亡。

年月不好，死個賠錢貨倒還能省出一口糧食，那周大郎媳婦許是這般想的，所以也沒掉幾滴眼淚，倒是一聽能把這賠錢貨賣進顧家冥婚，喜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具女屍，倒是比尋常的丫頭還值錢些。那周家兩口子得了二兩銀子，笑得見牙不見眼。

萬般皆是個人的造化。周四丫頭黑瘦的模樣，若是活著長大，最多嫁個苦力漢子，難混溫飽，倒還不如死了，父母歡喜，自己還能配個品相出眾的夫君，日後黃泉路上，自有陰間流水盡可飲之，不用晝夜擔心食不果腹。

這些年，她作法祛邪，保陰親冥婚，見過太多人間慘事，倒是練就一顆鐵石心腸，便是再悲苦的事也能平常處之，若不然，哪能吃得下這碗飯？

她猛然打個寒顫，回過神來，心道：窗戶都已封死，哪來的風？

當神婆多年，每逢替人主持冥婚，她都渾身緊繃，生怕遇到那不可說之事。眼前

圍得黑漆漆的屋子，瞅見草蓆上的女子，那透著死氣的黑瘦臉龐，她不由得打個寒顫。

周四丫頭溺水不久就被人撈起來，不至於屍身腫脹，面目可怖。因為天冷，屍身放置久些也無異味腐臭，正是因此，顧家才會買下這具屍身給顧大少爺配冥婚。可是死相再好看的人，多看兩眼也會覺得死氣陰森，毛骨悚然，回去後少不得要作幾晚惡夢、泡兩天艾草水。

這活兒再做個幾年，就洗手不幹吧。神婆如是想著，開始收拾屋子裏的東西。依照慣例，做完法事後，屋子裏的一應祭物她都能帶走。就是因為錢多、油水足，要不然哪能一幹就是二十年。

顧家是萬陵縣有名的大戶，看那盤白水煮過的豬肉，少說有兩斤，全是肥瘦相間的好肉，眼下天涼，這盤肉菜省著吃能吃上四五天。肉的表面凝固著一層油脂，看得讓人好生歡喜。還有那米糰子，都是精米磨粉做成的，裏面裹著糖餡，就是冷了聞著還有一股米香。

她手下麻利，拿著早就備好的布袋，先是把豬肉倒進去，正欲去裝米糰子，不想對上一雙烏溜溜的大眼。

那眼睛實在是大，長在黑瘦的臉上分外突兀，乍一看去隱有綠光，就那麼直愣愣地盯著她。

「啊！」神婆心神俱裂，尖叫一聲，奪門而出，米糰子撒了一地。

只見那原本躺在草蓆上的女子不知何時起身，手裏拿起一個米糰子，嚥了一下口水，然後急切地往嘴裏送，吃完一個，又拿一個。

雖然冷掉了，但味道尚可。周月上想著，眼珠子四下打量。

作為一個經歷過穿越的人來說，自是很快明白過來，怕是得老天「眷顧」的自己，再一次得到穿越的恩賞。

看來，這一次比上一次要糟糕數十倍，如此簡陋的屋子，還有自己瘦成黑雞爪似的手，這具身體的原主非貧即賤。好在她有過一次穿越經驗，已能鎮定自若，萬事先不管，填飽肚子再說。等腹中墊了一些東西，她神智恢復如常，開始細嚼慢嚥，剛才狼吞虎嚥的動作實在是餓極了下意識的行為。

這是哪裏？她穿越到什麼樣的人家？

周月上一面想著，一轉頭就對上一雙幽深的眼，她心下一驚，屋子裏居然還有別人？而且這人……看清床上男子的相貌後，她心頭猛縮，他怎麼會在這裏？

男子也在看她，大紅的喜服襯得他臉色越發蒼白，有些瘦得脫相，但五官精緻如畫，眉眼清冷如水，就那樣平靜地看著她。

在她印象之中，這個男人永遠都這般冰冷示人，睥睨天下的淡然之下，蘊藏著掌握他人生死的力量。這個殺伐果決的男人是大穆隱形的至尊，是凌駕於皇權之上的王者，只是眼前的他明顯年輕許多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她心裏千迴百轉，很快明白自己此次穿越的還是大穆朝，只不過時間、地點有所不同，所穿越的身分不同。

等等！他穿的是喜服，那麼自己……她視線下移，果然自己身上也是紅色的喜

服，喜服很大，身形卻太瘦，這衣服像掛在身上一樣，空蕩蕩的。
聯想到之前的婆子，還有屋子裏詭異的佈置，她眯起眼，隱約明白是怎麼回事。
這倒是緣分，想不到再穿越一次，她能與百城王成親，雖然是冥婚。
以前曾聽聞祥泰帝登基之前，宮闈歷時一年之久的動亂，皇后所出的大皇子身亡，九皇子百城王失蹤，後來百城王歸來，祥泰帝被廢，百城王因身有殘疾，恭仁帝登基。

只是朝中之事，皆掌握在百城王手中。

「少爺。」隨著一道焦急的聲音傳來，一名男子疾奔進來，一見床上的男子已醒，他喜出望外，「少爺，您果然醒了。」

「今來，到底發生何事？」

耿今來，大穆第一將，百城王的心腹，現在也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毛愣小子，滿臉的青澀，哪裏有以後的那種凜然正氣。

周月上保持著跪坐的姿勢，心裏琢磨著眼前這對主僕的處境。

「少爺您病重，已人事不知……內院那邊的二夫人聽神婆所言，囑咐著要給您配個冥婚，說是能沖喜。奴才糊塗，一時情急，就讓他們……」

看耿今來的情狀和他說的話，周月上心裏越發糊塗，決定靜觀其變。

耿今來說完，眼光瞄過來，像是才看到她，「妳……妳……」一連說了兩個「妳」字，手指都在抖。怎麼可能？這明明是溺死之人，怎麼會坐起來，還一副好好的樣子？

「你先守在門口，不得讓人進來。」床上的男子吩咐。

耿今來反應過來，方才那神婆尖叫著跑出去，必是去東院那邊稟報。不用說，等會那邊一定會來人，他忙急急地出去，守在門外。

「咕……咕……」她的肚子突然叫起來。

說起來，兩世華服美食的她，居然是被餓醒的，那泛著油光的肉看得她幾乎眼睛發光，要不是那婆子手腳快，只怕她第一個去抓的就是肉，好餓啊！

剛吃過的東西像已經消化完般，眼下腹中又感覺空蕩蕩的，手裏的米糲子帶著魔力，在呼喚著自己吃掉。身由心動，她又吃掉了一個，接著第二個、第三個……她姿態優雅，動作卻不慢，若不是有好幾個掉在地上，恐怕她能全吃光。

一連吃了五六個，她才覺得肚子裏那股強烈的饑餓感散去一些。

此時，她重新反應過來，床上的那個男子一直看著她，眼神說不出的幽冷，心一突，暗道不愧是百城王，饒是年輕十多歲，依然氣勢迫人。

只是，他為何盯著自己？難不成他也餓了？

這般想著，她把手中半個米糲子遞過去，「喏，你要不要吃？」

她眼睛很大，瞳仁烏黑，在巴掌大的臉上顯得有些不協調，如果不是身子太瘦、皮膚太黑，應是一個長相不錯的姑娘。

此時的晏桓，早已平復醒來後，發現自己回到年少時的震驚。

他盯著眼前那咬掉半邊的米糲子，眼神如深淵暗潭，靜默不語。

前世裏，他混沌不知時，確實也配了這麼一門冥婚，不過他醒來後，那女子的身

體早已僵硬，別人都說陰婚沖喜，抵了他的病災。那麼眼前的女子……就在周月上覺得手臂舉酸之時，外面響起腳步聲，還有那神婆發抖的尖刺聲音——

「夫人，我可沒有看錯，那丫頭真的活過來了……您不知道，那雙眼睛多嚇人……綠幽幽的，嚇人得慌……」

周月上眨了眨眼睛，綠幽幽的眼睛，聽她說的模樣，那得有多嚇人啊……

一行人被耿今來攔住，「夫人留步。」

「今來，那丫頭真活過來了嗎？」顧夫人秦氏急切地問著，直到現在，她都不相信神婆的話，死人怎麼能活，恐怕是看花眼了吧？

「回夫人的話，我們家……少夫人確實已醒，而且少爺也跟著醒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秦氏連連後退，一個活過來就夠嚇人的，竟然兩個都活過來，豈不是要嚇死人？難不成真是沖喜的緣故，自己歪打正著，救了那顧安一命？如此想著，不由悔恨交加，又心生懼怕，不敢進屋。

「顧安，顧安賢侄……」趕來的顧師爺顧澹叫著，也不敢進去。

屋內的周月上低著頭，疑惑更深。

顧安？那不是百城王的另一個心腹，笑面尚書顧安顧成禮嗎？看來，如今的百城王隱於市井，借用的是顧安的身分，前世曾聽說祥泰帝登基後寢食難安，四處派人暗查百城王的下落，可惜一直不得其果，想來是其隱姓埋名了之故。

晏桓勉力撐起身體，朝她招手，「過來扶我。」

她「哦」了一聲，上前相扶。近前看著，明明是記憶中的那個男人，這樣的長相，世間罕見，見之難忘。但眼前這個，是他又不是他，因為她認識的百城王是高高在上的。

他倚靠過來的身體很瘦，她從不知道那個人人懼怕的男子，竟是如此的瘦弱。兩人相扶出門，到了門口，白色的燈籠掛在他們的頭上，隨風擺動。伴著颯颯風聲，幽黃的燈光下，他們的臉色慘白，詭異難辨。

「啊！」不知是誰尖叫起來，大聲喊著，「鬼啊……」

「鬼叫什麼？」顧澹一聲怒喝，這些個下人，大半夜的鬼哭狼嚎般，就不怕驚動左鄰右舍，來看他們顧家的笑話。

「賢侄，你身體可有好些？」他問。

「勞叔父記掛，多謝孀娘費心替成禮安排的這門婚事，不想竟陰錯陽差，喜氣一沖，侄兒覺得大好。」

「你……你是人還是鬼？」比起顧澹，秦氏明顯膽怯許多。大夫說過，這病癆子活不過今晚，怎麼如今好生生地站著？

晏桓臉覆寒霜，又帶著病氣，面色白到近乎透明，乍一看去，確實不似生人。

「孀娘何出此言？行婚禮之時，成禮並未嚥氣，應有一息尚存，何來鬼魂之說？至於她……」他睨一眼身邊的黑瘦丫頭，眸色瞬間幽暗，「想來是嗆水閉氣，一時窒息，被當成死人。我們二人皆要謝過孀娘，若非孀娘一番苦心，又怎會起死回生？」

秦氏語噎，暗恨自己多事。她急急配冥婚，未嘗沒有咒他死的心思，誰知竟然弄巧成拙。早知如此，就該由著這病癩子嘸氣，別裝什麼賢慧，到頭來竟是搬起石頭砸傷自己的腳。她擠出一個笑，「成禮能知道孀娘的苦心，我就心滿意足。」

「成禮自是知道，以後少不得會報答一二。」

這要報恩的話，聽在秦氏的耳朵卻像是催命符般，她當下嘴角抽搐，連說幾聲應該的，聲音乾澀，滿臉尷尬。

「既然成禮侄兒大好，那早些歇息吧，有事明日再說。」顧澹一錘定音。

秦氏急忙應是，迫不及待地轉身就走。

顧澹假意吩咐耿今來好好照看自己的主子，跟著離開。

「真是命大，那死丫頭也邪門得很。」秦氏小聲嘀咕，被顧澹眼一瞪，立馬噤聲。白色燈籠下的兩人站著未動，耿今來扶著自己的主子，主僕倆自顧進屋，留下瘦小的女子瞪著大眼，乾看著空無一人的院子。

好一會，風一吹，她這才覺得春寒透骨，忙跟著進房。

那主僕兩人都未看她，耿今來服侍晏桓上床，脫掉喜服，換上寢衣。

周月上站在屋子裏，大眼轉動，今夜她要睡在哪？先前的草蓆子鋪在地上，地上有地氣，很是陰寒，又沒有被褥，若真睡一晚，只怕會染上風寒。

剛才進屋時，看到房門口有一張小床，想來應是耿今來守夜所用，看來看去，除了晏桓睡的那張床，自己似乎並無其他可安睡之地。

耿今來服侍完主子，看著還杵著的周月上，臉上露出些許為難。按理說，這女子和少爺婚禮已成，是自己的女主子，可他實在不願將眼前這黑瘦乾癟的丫頭和身分高貴的主子相提並論。之前是苦無對策，未成親的女屍又不好找，這才委屈少爺，哪想得到最後兩人都活了過來。

「那個……我想問一下，晚上我睡哪裏？」

此話一出，主僕二人都愣住。

耿今來看著自己的主子，晏桓好看的眉頭鎖著。

周月上心下明白，看來這主僕倆根本沒打算留自己，但她現在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，讓她回哪裏去？何況看自己的身板，想來是窮苦人家的孩子，若是回去，嚇不嚇死人還另說，以後光是要填飽肚子，估計都是個問題。

百城王再落魄，總不至於養不起她一個女子，她打定主意，要好好靠著他們，至於離開的事，以後再說。

想到這，她覺得自己的肚子又餓了。

她自打出生起就不知餓肚子是什麼滋味，現如今腹如鼓鳴，只覺得萬般難忍，她向來不是願意委屈自己的人，看向耿今來，道——

「我餓了，你去給我弄些吃的。」她再唯我獨尊，也不敢使喚百城王。再者，這百城王還是病秧子。見主僕倆不動，她又道：「你們聽，我是真餓了。」

寂靜的屋子，她肚子咕咕叫的聲音尤為清晰。

晏桓看了耿今來一眼，耿今來這才一言不發地離開。

她滿意地坐在凳子上，眼神四下瞄著，就是不敢與床上的晏桓對視。

這一看，她的嘴角就垮了。堂堂百城王殿下，居然住過如此破舊的地方，傢俱的木料是常見的桐木、柳木，而且用的年頭不短，看上去灰撲撲的。床上的被褥非錦非緞，一看就是細麻的，那可是平頭百姓家中常見的料子，料子沉不說，還粗糙得很。

她在梭巡屋子的時候，晏桓靠在床頭上，眼眸垂著，餘光卻是將她的一舉一動盡收眼裏。兩人齊齊選擇遺忘，這是新婚之夜。

耿今來端著飯菜進來時，才算是打破沉寂。

廚房早已熄火，灶台冰冷，他自己起火，隨便熱了兩個菜，還有一碗米飯，想著以那女子瘦小的身體，這些飯菜應是綽綽有餘。

然而，他失算了。

眼看著那不起眼的黑瘦姑娘以不慢的速度掃乾淨碗碟中的飯菜，他的眼裏全是不可置信，要知道這碗可不是精緻小碗，而是大大碗公，而且觀那女子神情，似乎還有些未吃飽。

莫說他驚訝，周月上自己也是驚得不行。她這身體到底是什麼體質，為何食量如牛？這主僕二人會不會嫌自己太能吃？可他們便是再嫌棄，為了不餓肚子，她都不能離開。

她掩飾般地端著臉色，對耿今來道：「撤下去吧，我用好了。」

很平常的一句話，但聽的人卻不這麼覺得。

耿今來心道，這女子才當了一會兒少夫人就擺起架子，看來是個不安分的，都怪他病急亂投醫，給少爺招來這麼個麻煩。

周月上無知無覺，在前世時從來只有別人討好她的分，養成她向來不怎麼顧忌別人想法的性子。

耿今來收拾好，端著碗碟出去。

屋子裏再次陷入沉默。

「我困了，我要睡覺。」她站在床邊，對晏桓道。

晏桓眼皮一抬，就那麼看著她。

面對曾經至高無上的王者，周月上的心裏有一絲愜意，然而轉念一想，現在的百城王不過是個落魄的皇子，且他自己都說是他的身子是沖喜沖好的，堂堂百城王，總不至於忘恩負義，趕走自己的恩人吧。反正，她是要賴上他的。

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身子弱，不能睡地上。」

晏桓眼眸幽深，看著屋頂的房梁瓦片，良久，閉上眼睛。

這是同意，還是不同意？她坐到床邊，都是死過兩次的人，倒是不會計較什麼男女有別，何況眼下除了與他同床而眠，並無其他的法子。

床上的男人已閉上眼，那床鋪還算大，再多睡兩個人都不成問題。

等了許久，久到身體有些受不住了，她才輕手輕腳地脫鞋上床，擠在床尾的角落裏。

一邊動作，她一邊觀察著晏桓，他一動未動，或許已經睡著，好在她現在的身體瘦小，縮成一團，根本就不占地方。

床頭的晏桓察覺到她的動作，眼睛睜開，又緩緩閉上。

耿今來回來時，看到他們的樣子，微愣一下，撓撓頭髮，不明白為何少爺和自己要聽這女人的話。

他粗粗的眉毛皺成一團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後輕輕關上房門出去。

第二章 叫我少夫人

半夜，周月上是被餓醒的，半夢半醒之際，似乎有人遞過來一隻大豬蹄子。那豬蹄子看著形狀完美，香氣撲鼻。她想也未想，張口就咬，咬著咬著，漸漸發現不對勁，那隻大豬蹄子變成一隻腳，一下子將她踢開！

她摸著頭，茫然地睜眼，肚子裏的饑餓感依然強烈，而她坐在地上，屁股生疼，床上的男人睡相完好，似乎無任何不對。

自己睡姿不差，根本不會滾下床。她疑惑著，再次輕輕爬上去，蜷縮在床尾，可這一醒，卻再也睡不著，除了被開始唱空城計的肚子鬧的，還因為方才睡夢中的事情。

那個夢中，天天餓著肚子四處尋吃食的小姑娘必是原主無疑，她的家是真窮，窮到周四丫開春就開始滿山遍野找吃的，她逮著什麼吃什麼，山裏的野草、新冒頭的蘑菇，用水煮煮就能吃。

穿不暖吃不飽的日子，周月上從未經歷過。在第一世，她是父母的獨生女，是家裏人的掌上明珠，是別人眼中的白富美，無論是受的教育，還是衣食住行，都優於同齡人。

上一世，她是恭仁帝的皇后，錦衣玉食，奴婢成群，天下美味，世間華服，應有盡有。

只是當原主得知自己在出嫁前就被下了絕子藥，竟悲痛暈厥，她便穿越過來，接收原主的記憶，雖然穿越成一個「公用黃瓜」的妻子很不爽，但她有自己的法子。她的活法，自是與原主不一樣，她不想與人共用男人，恭仁帝不親近她，她求之不得，每每恭仁帝留宿自己宮中，她必以身子不適為由，推著他去別的妃嬪寢殿。對後宮的那些妃嬪，她當成花來賞，看著她們鬥來鬥去，還能解悶。

平日裏，她變著花樣鑽研吃食，想要什麼都能命宮人尋來，日子過得好不愜意。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誇她大度，甚至恭仁帝也都覺得她賢慧，滿朝文武無不讚她大氣，堪為古今第一賢后。

第一世時，她覺得自己是老天爺的親女兒，要什麼有什麼，親情、美貌才華和金錢事業全部都有，可謂十全十美。

第二世時，她想著或許是老天覺得自己第一世太完美，所以剝奪了她的親情和愛情，只餘美貌和榮華富貴。

但是在這一世，老天爺分明就是個後母。

她吃不飽、穿不暖，還要挨餓受凍，聽晏桓的意思，原主是溺死的。在夢中，她隱約得知原主餓得受不住，好像想去河裏弄魚吃。

這到底是什麼胃，怎麼如此能吃？

餓……真餓啊……腦海裏全是好吃的，屏棄自己以前愛吃的什麼芙蓉弄色羹、百

花珍珠雞等雅致好看卻清淡的吃食，她現在想的全是水晶燒鵝、醬香肘花、東坡肉等重油重口的肉菜，可見原主的肚子裏是多麼的少油水。

睡前雖然吃了一碗飯、兩個菜，看昨天那顧氏夫婦的模樣，顯然家境並不算好，至少在她看來穿戴算是差的，所以耿今來能弄來的菜也缺油少味。也是她太餓，若不然那樣的吃食是無論如何吃不下的。

一夜煎熬，周月上滿心歡喜等著豐盛的早餐。

百城王眼下再落魄也是皇子，她想著在吃穿上應是不差的，哪裏想到一大早耿今來端來的僅是白粥鹹菜。

「我們就吃這個？」

「今來，你過來。」晏桓招著手。

周月上這才發現自己一心想著吃的，連他都給忘記了。前兩世的周月上，沒有侍候別人的經驗，是以她還沒有適應自己現在的身分。

「這裏，上點藥。」

她伸長耳朵聽著，耿今來擋住她的視線，她看不清床上的晏桓哪裏需要上藥。

耿今來莫名地看著自家主子的腳趾，似乎被什麼咬了，疑道：「少爺，這是……」

「沒有大礙，許是屋子鬧鼠患。」

這屋子有老鼠？周月上差點跳起來，她很怕那些蛇鼠蟲子之類的，大眼珠亂轉著，從屋頂到桌子底下，猜想著哪裏會有老鼠冒出來。

那邊耿今來已替晏桓抹好藥，侍候他起床，「少爺，奴才等會出去一趟。」

「嗯。」

晏桓已在耿今來的攙扶下去洗漱，他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儒袍，寬大飄逸，更顯得身體瘦削。她盯著那修長的兩條腿，暗道原來百城王並非天生有疾，而是後天傷殘的。

在周月上的記憶中，高高在上的百城王是個殘廢，永遠都坐在椅子上。

那對主僕自顧忙著，洗漱用飯，沒有理她，好在耿今來備了她的飯菜，雖然是米粥鹹菜，卻能暖胃，只是量少了些。

「我沒吃飽。」她看著耿今來說。

耿今來的嘴角直抽，這小姑奶奶，他已經用廚房最大的碗給她盛粥，結果她還沒吃飽。

看著小小隻，怎麼那麼能吃？

無法，他只好悶著頭出去，又去廚房盛了一碗，受了廚房婆子兩個大白眼。

他一走，廚房的婆子就立馬去稟報秦氏，說是昨夜裏少了一些飯菜，還說今天西屋把鍋裏的粥都吃光了。

秦氏一聽，心疼得不行。這年月，能吃上細糧都是難得，誰還敢放開肚吃？她家男人不過是個師爺，每個月銀子就那麼些，若不是她理家有方，在娘家人開的酒樓裏搭了份子，府裏哪有如今的好日子？

老爺總念著他那大堂兄以前的關照，不許別人虧待那病秧子。可這一養就是一年多，樣樣都得花錢，那病秧子最初假意要給銀子，老爺非不肯收，現如今，她也

拉不下臉去要。

「必是那周家丫頭，聽說是個吃山吞土的主。走，看看去。」

秦氏身邊侍候的僅一個丫頭，外加一個婆子，主僕三人臉色都不太好，氣衝衝地去了西屋。顧府並不大，說是顧府，其實是顧澹往自己臉上貼金。不過是三進的院子，走兩步就到。

周月上剛喝完粥，覺得飽是飽了，卻有些不太得勁，還是那句話，油水太少，她要吃重油的東西。

秦氏帶著人進來時，看到的就是桌上未收拾的空碗碟，兩個大大的碗公，不消說，都是那周四丫吃的，因為病秧子主僕兩人平日裏吃不了這麼多。她陣陣心疼，這死丫頭一人吃了四人的份，長此以往，豈不是要吃空他們顧家？

「侄媳婦，這……可都是妳吃的？」

周月上心想，她問的不是廢話嗎？明明是嫌自己吃得多，上門來興師問罪的，這會兒明知故問有意思嗎？

想是這般想，卻沒有回答，而是看了一眼重新坐回床上的晏桓，自己現在是他的妻子，別人嫌他妻子吃得多，他總得有所表示吧。

「孀娘問妳話，妳看安哥兒做什麼？」

「孀娘可是嫌她吃得多？」晏桓問著，眼神平靜。

秦氏擠著笑，「安哥兒，你誤會孀娘了，孀娘豈是那等斤斤計較之人？不過是關心四丫。孀娘知道她沒吃過什麼好東西，冷不防見到好吃食，怕有些收不住，傷了脾胃。」

四丫？這名字可真夠難聽的，周月上想著，還是不說話。

「孀娘所慮甚是，脾胃一事非同小可，得好生調養，還勞煩孀娘請個大夫，替她開幾帖藥，養養身子。」

他說得輕巧，直把秦氏氣得吐血。

請大夫開藥抓藥，哪樣不花銀子？他一句話的事，自己的銀子就要遭殃，這個病秧子，閻王怎麼就不收了去？還有這個死丫頭，命倒是大。

秦氏臉上青紅交加，總感覺面前的病秧子和死丫頭在看自己的笑話，兩人的眼神並沒任何異樣，卻讓人分外的不舒服。

「孀娘可是覺得為難？」

「孀娘也不怕你笑話，你二叔一個月在縣衙領的銀子還不夠一家人的花銷，若不是我用嫁妝貼補著，只怕早已入不敷出。我看四丫身體好著，這請大夫的事要不緩緩……」

晏桓的眼眸這才輕悠悠地抬起，看了她一眼。

這一眼，明明極為平常，秦氏的心卻「咯噔」一下。

「如此，也好，就聽孀娘的。只是四丫胃口大，還請孀娘吩咐廚房每日多煮些飯菜。」

秦氏暗咬牙齒，死丫頭黑巴乾瘦的，怎麼不撐死？可儘管心裏這麼想，表面上也只能擠出笑容，「安哥兒放心，孀娘會吩咐的。」說完，她一刻也不想待，趕緊

出去。

一到外面，她又像活過來般，沒有之前那種壓迫感，轉頭看著屋子上還未摘下的白燈籠，想起昨夜兩人的模樣，頓時打了一個冷顫。

真是見鬼！這兩人看著邪門，不能留。等老爺回來她就鬧，無論如何也要把他們趕出顧家。

在秦氏走後，晏桓再次閉目養神。

他的身體看上去確實很不好，他病了嗎？周月上想著，卻沒有張口詢問。

剛才晏桓的一番表現，周月上還是滿意的，看著耿今來要出門，她忙跟上去，追到屋外。

「你等一等。」

耿今來被她一嚇，連忙彎腰拱手，「周姑娘，妳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原來原身也姓周，周四丫，真夠土的。不過這小子膽子夠大的，昨天還叫她少夫人，今日就改口周姑娘，莫是不想認自己這個主子？那怎麼能行！

她睨著眼，本來眼睛就大，如今一瞪更是讓人不敢直視，「你叫我什麼？」

耿今來只覺得頭皮發麻，這聲音聽著像興師問罪的意思，不過是個鄉野裏的丫頭，怎麼會有這樣令人不安的氣勢？

「周姑娘……昨日之事全是今來一人做主，我家少爺並未同意……」

「所以你們就想過河拆橋，不認我這個少夫人，對嗎？」

這叫他一個下人要如何回答？耿今來嘴張了幾下，硬著頭皮道：「周姑娘……我家少爺人才出眾……」

「你是說我配不上他嗎？你們可別忘記了，昨天是你們抬我進門的，現在他身體一好，你們就翻臉不認人，焉不知犯了大忌！人人都道佛祖有靈，但陰間亦有法度，我們既然結過冥親，豈是你們想不認就不認的？」她冷哼著，轉身跑進屋子，站到床前，「你來說說，是不是也不想認我這個妻子？」

晏桓慢慢掀開眼皮，看過來。

跟進來的耿今來急得一頭大汗，這姑娘怎麼如此無禮，居然敢當面質問主子。「少爺……」見晏桓招招手，耿今來便上前將他扶起來坐好，輕聲道：「少爺，是奴才逾越，未經您同意擅自做主……」

「無妨。」他靠坐好，眼神認真地看著周月上，「今來不懂事，妳莫與他計較，妳放心，這門婚事我會認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她也並非那等死揪著不放的人，既然晏桓承認，那她就暫且心安理得地待在顧家，以後的事情誰能說得準，若是她尋著更好的活法，自會離開。她轉頭對耿今來說：「你等會出門，給我買兩身換洗的衣裳，還有一些洗滌用具。」自己還穿著喜服，看著彘扭。

耿今來有些替自家主子不值，不過主子發了話，他沒有反駁的道理，對於她的吩咐，有些不情願地應下。

「還有，你順便找個好点的酒樓，給我帶些肉菜。」

提出這個要求，她自己都有些臉紅，想她堂堂賢后，什麼山珍海味沒吃過，居然

淪落到向別人討肉吃。

耿今來心道她得寸進尺，不經意地抬頭，就對上一雙烏黑的大眼，嚇了一跳。這……少夫人怎麼長了這麼一雙大眼睛，冷不防一看還挺嚇人的。

「是……」他應下，快步離開。

且說秦氏回到正屋，越想心裏越毛，一個沒死成，已經夠嚇人，還來一對，那可是陰間走過一回的人，說不定身上還帶著陰氣寒煞。不行，說什麼也不能再留著那兩人。

她來回地在屋子中走著，一直等到丈夫顧澹從縣衙下值。

顧澹剛進門，氣都沒喘勻，就被她拉住。

「老爺，妾身想著真是留不得，您可不知道，那屋子妾身一進去，都覺得陰氣森寒。您說……他們是不是招惹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？」

「胡說什麼！」顧澹最恨婦人一天到晚疑神疑鬼，弄得自己跟著提心吊膽的。

「妾身真沒有胡說，您想想看，明明是斷氣的人，怎麼就能活過來？不是邪門是什麼？老爺，咱們不為別的，得為自己的兒女多考慮。眼下鸞娘正在議親，還有崇哥兒和謙哥兒漸長大，家裏有那麼兩個邪星，哪家會願意與咱們結親？」秦氏自知若是提周四丫太能吃，老爺保不齊還要罵自己漚門，事情往兒女身上扯，老爺總得顧慮幾分。

果然，顧澹眉頭皺起，撫著短鬚沉思起來。

「老爺，妾身嫁進顧家多年，豈是那等不知事的。您收留安哥兒一年多，妾身可有說過什麼？只是此事不一樣，妾身是怕給家裏招禍，不光礙著兒女們的姻緣前程，怕是老爺您的仕途也會受到波及。」

「行了，別胡說了。大哥待我有恩，現在大哥被貶到京郊皇家馬場餵馬，將安哥兒託付給我這個二叔，我怎麼能趕他走？傳揚出去，我顧澹成什麼人了？」

顧澹只是一個秀才，當年是透過大房的長子顧淮幫他疏通，否則一個秀才，萬陵縣沒有上百也有幾十，憑什麼就他能進縣衙？要不然便是小小的師爺，也得是個舉人老爺才能當。

雖然現在顧淮被貶，可其才名在萬陵縣及至整個衛州府都是有名的，剛上任的知州就是顧淮的同窗，若不然，顧澹這師爺哪還能繼續留任？只是這些事情，顧澹不會與秦氏細講。

秦氏不知情，只當自家老爺有能力，而顧安就是個來白吃白喝的。

「老爺，妾身說句您不愛聽的，大哥是先太子一派，陛下能不忘諱？您說他哪裏還能有起復的希望？」

「婦人之見，為夫豈是那等勢力之人。」

顧澹揮著手，一臉煩躁地鑽進內室，秦氏跺著腳，咬咬唇，無奈地跟上前。

二門外的周月上站在垂花門不遠處，暗道顧家那兩口子以後有的後悔，居然讓堂堂的百城王住在二門外，與府中下人混住一起。他們的屋子靠著西廂房，與內院

分離，若想進內院，還得穿過垂花門才能進去，而二門外的倒座房裏就住著顧家的下人，與他們的屋子離得不遠。

她冷冷一笑，顧氏夫婦苛待百城王，日後必有得受。

「少夫人……」從西側角門進來的耿今來，一眼就看到站著不動的女子，硬著頭皮喚一聲，就見周月上慢悠悠地轉身。

她那雙大眼沒看他，光顧著盯他的手，他的手中拎著好幾個大紙包，一邊看著像是藥材，另一邊的紙包滲出油，應是她指名要帶的肉菜。

她已聞到肉味，肚子叫得歡。再看到他背上的包袱，後面跟著一個扛著澡桶的漢子，心下有些滿意。「嗯，把東西擱進屋吧。」

耿今來暗道奇怪，自己為何會怕她？而且莫名其妙就依著她的話去做，真是怪了。他讓那漢子把木桶放下，自己一樣一樣地拿進去。

周月上大搖大擺地進屋，坐到桌前。

床上的晏桓臉色比先前還要蒼白，眼睛閉著，看樣子是重新進入假寐。

她站起來，來到床前，關心地問道：「你是不是很難受？」

昨天還病得要死的人，能不難受嗎？他到底得了什麼病，後來又是怎麼殘廢的？她其實有許多的疑問，但又覺得與自己並無多大關係。反正她知道，他死不了，就是會殘了腿。

晏桓睜開眼，眼眸幽邃。

「少爺，藥都抓好了。」耿今來把藥放到桌子上，取下一包去煎。

她想了想，跟上去，看著耿今來不知從哪裏搬出一個小爐子，再順著他的動作看到屋子角落裏堆放著不少的柴火，問了句，「你家少爺到底是什麼病？」

耿今來倒藥的動作一停，「這個……奴才不太清楚。」

「不清楚？」她輕喃著，暗道這愣小子是個嘴巴緊的，「那這些藥，你們是找哪個大夫看過的，你不知病情，如何讓別人抓藥？」

「藥方子是我們少爺自己開的。」

她心下了然，敢情百城王殿下自己久病成醫，不假他人之手便可開藥方，想必他對自己的病情心知肚明。

「你煎好藥後，給我燒些水，我要沐浴。」

耿今來看了她一眼，這鄉下姑娘還知道沐浴？

「怎麼，不願意？」

「奴才不敢。」

「諒你也不敢，你們少爺都承認我這個妻子，你一個當下人的哪裏敢有異議。」

她說完，扭身進了屋子。

晏桓依舊是坐著，手裏捧著一本書，也不知有沒有看進去，她進來後，東看看西看看，這屋子空蕩，一眼就能望穿。

除了外間就是裏間，外間是耿小子的地盤，裏間是百城王的房間，她能在那裏洗澡？

「相公，你要想好得快，天天躺著不是個事，我看今日陽光明媚，不如等會讓今

來扶你出去走走。多曬些太陽，對你的身子骨肯定大有益處。」

「相公」二字，聽在晏桓的耳中，他眼眸不由得一沉。

周月上見他眼皮垂著，充耳不聞，覺得話得挑明了說。「相公，等會我要沐浴，你待在屋子裏不合適吧。」

晏桓放下書，喚了一聲今來。

耿今來急火火地跑進來，「少爺，您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搬個凳子到外面，我要出去坐坐。」

「哦……哦……」耿今來應著，莫名其妙地看了周月上一眼。還是這姑娘有法子，少爺已許多日未出過屋子，自己提過兩次，少爺都沒理。

周月上挑了一下眉，去翻那包袱，嫌棄地拎出兩身衣服。耿今來這小子的眼光真夠差的，這一身粉的，還有一身嫩黃的，穿在她身上像什麼樣子？但看看自己一身的大紅，她覺得粉色還能容忍些，料子倒是不錯，比不上絲綢順滑，但還算柔軟。

包袱裏，除了衣服，還有香胰子、梳子、鏡子等物。

握起鏡子，裏面映照出一張少女的臉，很是陌生。前兩世，她都是貌美的女子，而鏡子中的姑娘一臉稚嫩，黑瘦的臉上最明顯的就是一雙大眼，怪不得那神婆形容她的眼睛綠幽幽的，深更半夜，冷不防對上這麼一雙大眼，能不覺得陰森嗎？其實她的五官很精緻，底子還是不錯的，若不是太瘦，皮膚太黑，必是一位小美女。

她在攬鏡自照的同時，耿今來已把凳子搬出去，又進來扶了晏桓出去。

春日花草的香味中夾雜著泥土的氣息，聞著倒是舒服。晏桓抬起頭，眯起眼，他都不記得，自己有多久沒有像今日這般靜坐著，感受著時節的變化。

「你去燒水吧，我看著火。」

耿今來一愣，拚命搖頭。

「去吧，我坐著也無事。」晏桓說著，命他把自己扶到爐子邊上。

「少爺，您能行嗎？」

顧安一個涼涼的眼神過去，耿今來便閉了嘴，心裏卻嘀咕著，他們主僕兩人莫不是要被那鄉下丫頭吃得死死的？他一個下人幹些活還罷了，現在連少爺都搶著幹活。想歸想，動作卻是麻利，來回往灶下跑了幾趟，把屋子的木桶倒滿了熱水。

「少夫人……您看下，水還燙不燙？」

周月上現在直覺得身體發癢，原主怕是許久沒洗過澡，她用手探了探，道：「剛好，你出去吧。」

耿今來依言，提著水桶出門。

「你今天表現不錯。」

身後傳來女子稱讚的聲音，他一怔，臉刷地紅透，慌忙跑出去，一路跑著去還水桶，心裏暗罵自己沒出息。

屋內的周月上心情不錯，脫了衣服就進了浴桶，舒服地歎息一聲，抹了香胰子，左搓搓右搓搓，心情開始變得不好，越來越糟。

這身體到底多久沒洗過澡？怎麼泥垢搓了一層又一層，一會兒的功夫，桶裏的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開始混濁。

摸著平坦胸前根根分明的肋骨，心情越發糟，她感覺自己現在身量還是可以的，只是這身段，分明是一副發育不良的樣子，想想也是，吃都吃不飽，哪裏來的營養發育？

好不容易洗得差不多，她趕緊爬出來用布巾擦乾，不經意瞄到桶裏的水，不由得臉紅，得有多髒，才能洗出這一桶的泥水？

換上那身粉的衣服，她照著鏡子細看一番，不知是不是錯覺，洗過澡後，她整個人似乎都煥發著不一樣的神采，皮膚看著也沒有之前那麼黑，臉上的氣色好了一些。

理理衣服，她披散著頭髮出門。

那主僕兩人都在爐子邊，一個坐著，一個蹲著，聽到動靜，齊齊回頭。

她站在門框邊，頭髮烏黑如墨，很難想像這樣一個乾瘦的人竟有一頭令人羨慕的墨髮。粉色的衣裙本不適合她的膚色，可是眼下迎著光，她的臉色竟是出奇水嫩，還有那漆黑通亮的眸子，折射著耀眼的星芒。

晏桓覺得自己的眼前像是劃過一道光，那利芒太盛，就像藏龍殿上的那抹金輝，令他不由自主地眯起眼。

周月上倚在門口，指了指屋內，對耿今來道：「你去把水倒了。」

「哦。」耿今來反應過來，顛顛地跑進屋。

她臉有些紅，不知愣小子看到桶裏的水會如何想她。不過管他的，他愛怎麼想怎麼想，反正這樣的事情以後不可能再發生。

屋內的耿今來確實一愣，接著面不改色地一桶桶地往外提出去。

「曬下太陽是不是好多了？」她來到晏桓的身邊，隨意地問著，就是不去看忙進忙出的耿今來，而且有意無意地擋著晏桓的視線，不讓他有機會看到那髒水。晏桓眼眸低著，自顧看著爐子裏的火，火苗冒竄著，卻不及剛才看到的光亮萬分之一。

第三章 爭取菜色升級

耿今來倒完水，清洗完浴桶，眼看著到了午飯的時辰，趕緊去廚房取飯。

廚房的婆子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指指灶台一邊盛好的飯菜。

「喏，那是你們屋的飯菜。」

菜有兩道，一盤豆腐，還有一盤青菜，飯是三碗，兩大一小，其中一只大碗裏的飯堆得冒了尖。

他沒吭聲，端著飯走出去。

「一群吃乾飯的，光吃不幹活。」灶房的婆子哼了聲，揪著燒火丫頭的耳朵就罵。那丫頭被扯著耳朵，吃痛地亂叫著。

耿今來聽在耳中，自是知道婆子指桑罵槐，他端著飯菜的手緊了緊，想到自己主子，死死地按捺著，腳步加快回去。

飯菜端回來，周月上原本還有些期待，待仔細一看，當下不幹了。早上晏桓明明

還提過要多煮些飯菜的，敢情那顧夫人就是這麼敷衍的？比起晏桓主僕，確實多了一些，但對於她現在的胃，那是遠遠不夠的。

堆尖的那一碗是她的，另一只大碗是耿今來的，小碗自然就是晏桓的。

「先吃吧。」有什麼事等填了肚子再議，周月上說著，命耿今來把肉菜拿出來。肉菜剛才一直放在爐子邊，這會還是熱的，除了一隻大肘子，還有紅燒肉。不得不說，耿小子這事辦得好。

酥軟鮮香的肉一入腹，她整個人都顫抖起來，太好吃了！以前怎麼沒有發現，這樣簡單的肉竟是如此的好吃。

她猛扒著飯，在吃了近小半個肘子時，一雙筷子攔住她的筷子，「油水雖好，但妳脾胃尚虛，一下子進食太多，恐有不妥。」說話的是晏桓。

他說得沒錯，原主的日子一定是極苦的，像這樣的大肉菜一年到頭都不見得能吃上一回，眼下貿然過足了癮，只怕腸胃受不住，若是拉肚子就得不償失了。

她點點頭，筷子伸向那沒油花的豆腐。豆腐的味道實在是太淡了些，知道油鹽值錢，但沒想到顧家不光省油，還這麼省鹽，看他的樣子，應該平日就是這般吃的，而且他好像嘗不出來似的，仍優雅地進食著。

「你不覺得淡嗎？」她問。

晏桓沒有回答，但是動作明顯一滯。

等他吃完，她把筷子一擱，喚著，「今來。」

耿今來在外間用飯，將將吃好就聽到她召喚，忙跑進來，只見他吃出了一嘴油。那肉菜周月上自不會獨享，有分了一些給他。

「少夫人……」

「你們平時都吃這樣的飯菜？」

耿今來看了一眼自己的主子，見主子眸眼未動，點了一下頭。

「你們可是沒有給他們交銀子？」

「沒有。」耿今來又看一眼主子，遲疑道：「少爺剛來時，想給他們銀子，他們不收。然後少爺為表謝意，曾送給二老爺一方紙鎮……」

「紙鎮，什麼樣子的，值錢嗎？」

「上好的和田玉，價值千兩。」

周月上一拍桌子，站起來，「千兩銀子？結果他們就給你們少爺吃這些，我敢說他們家裏的下人都比你們吃得好。走，會會他們去。」她甩著袖子，看著愣神的耿今來，「走啊，跟上！」

耿今來用目光詢問自己的主子，晏桓微不可見地頷首。

周月上帶著耿今來穿過垂花門，進了內院。

內院自是寬敞許多，院子正中有一株桂花樹，樹下是個小花壇，種著一些花草。東西兩廂門緊閉著，想來這家的人都在主屋吃午飯，他們直接進了主屋，入眼就是廳堂，顧澹和秦氏及一女二子正圍著桌子吃飯，飯桌上有一盤豆腐青菜，但明顯油料放得足。除了豆腐青菜，另有肉、有湯，肉是和菜一起炒的，還有一盤清蒸魚，比起他們來，吃的實在是好上數十倍。

一家人看到他們進來，大吃一驚。周月上也不言語，眼巴巴地站在桌子邊，眼睛看著桌上的飯菜。她的眼睛大，那直愣愣的眼神看得人心裏發毛。

「四丫，妳這是做什麼？」秦氏低喝著，瞪一眼身邊的婆子。

婆子心裏叫苦，她哪知道這個煞星會直接闖進來。

「我沒吃飽。」

周月上冷不防冒出這句，眼神還盯著桌上的菜，把秦氏看得心頭火起。這個死丫頭，忒沒規矩，哪有直接闖進長輩屋子要吃的道理？

「無禮！一個新嫁娘冒冒失失的，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？」

說話的是坐在秦氏身邊的姑娘，一看就是秦氏的女兒，母女倆長得像，圓臉、圓身子，五官平凡。

「別人說我做什麼？我就是沒吃飽飯。」

「愚昧！」

「我不是魚妹，妹妹胖胖的才像魚妹。」

「妳……粗野不堪，令人見之食難下嚥。」顧鸞平日裏最討厭別人說自己胖，一聽這話，筷子一摔，斜瞪她一眼。

顧鸞上個月剛滿十五，正是議親的好年紀。比起乾瘦的周月上，圓潤的顧鸞發育得很好。

與顧鸞對面坐著的，是顧氏夫婦的長子顧崇，今年十二歲，另一個是十歲的次子顧謙。顧崇和顧謙長相中等，五官還算端正，兩個小子和他們姊姊一樣，看著周月上的眼神都帶著輕視，滿滿的鄙夷。

顧澹低咳一聲，警告地看了兒女們一眼，顧鸞哼一聲，別過臉去。

秦氏眼皮子一跳，心裏把周月上罵得要死，面上還得裝出慈愛的樣子，「四丫，妳莫誤會妳鸞妹妹的意思。她的話妳許是沒聽懂，她是說，妳嫌菜不好吃挑三揀四，所以才長得瘦。妳聽嬸娘的，若是沒吃飽再去廚房盛，千萬莫委屈自己。」她這麼一解釋，顧鸞當即得意起來。野丫頭哪裏能聽懂自己的話，一個大字不識的鄉下丫頭，只怕是她罵了一通，對方半個字都聽不懂呢。如此想著，面露得意，看向周月上的眼神更加輕蔑。

「嬸娘，四丫雖愚鈍，但妹妹的話我卻是聽懂了，她是嫌看到我所以吃不下飯。要真是這般，那我可得常常過來，鸞妹妹見著我就吃不下，想來不出兩個月必會瘦下去，也不會再有人笑話她長得像頭肥彘。」

「妳才像彘呢！」顧鸞「呼」地站起來，臉氣得脹紅。

「我如此黑瘦，哪裏會像彘？我們鄉下人都很喜歡肥彘，可是你們縣城裏的人怕是不喜歡的，要是鸞妹妹以後在鄉下過日子，才會人人歡喜。」

「妳……滿口粗鄙之言，少教無禮……」

周月上大大的眼睛眨都不眨，就那麼看著顧鸞。顧鸞被她看得更加來氣，覺得自己的火氣像是打在軟墊子上，半點不得勁，正打算發作時，卻見她轉過頭對著秦氏——

「嬸娘，廚房沒飯了，您今早明明在相公面前答應過，要讓我吃飽的，為何說話

不算數？而且你們這裏有肉有魚，而我與相公卻是青菜豆腐，吃得好沒滋味，我也想和鸞妹妹一樣吃魚吃肉，長得圓乎乎的，討鄉鄰們的喜歡。」

「圓乎乎」三個字將顧鸞氣得不行，後槽牙都快磨爛了。

秦氏趕緊用眼神安撫女兒，擠出笑道：「孀娘是為妳好，安哥兒身子虛，不能見葷腥。妳身為他的媳婦，理應夫妻一體，有苦同當。萬沒有他吃著青菜，妳大口吃肉的道理，妳說是吧？」

「嗯，我知道……我會與相公吃一樣的。」

秦氏以為說服了她，笑意加深，不料她卻站著不走，秦氏臉上的笑又慢慢淡了，「四丫，妳還有什麼事？」

「四丫知道要和相公一起受苦，可是實在太餓，以前常聽村裏的秀才說什麼看著就能飽，四丫想著，我就站在這裏看，一定能看飽。二叔、孀娘，你們吃吧，不用管我。」

「粗俗！什麼叫看著就能飽，那叫秀色可餐，卻不是如此用的，而且是形容女子貌美，一個鄉下丫頭，鸚鵡學舌，居然敢在人前賣弄，真是不自量力！」顧鸞不屑地說，覺得自己沒必要和一個鄉下丫頭計較。這丫頭知道什麼，自己現如今的模樣，哪家的夫人見著，不誇一聲有福相，誰娶誰走運？

周月上不辯解，又轉頭認真看著顧鸞。

有這麼個大活人杵著，還瞪著那雙嚇人的大眼睛，哪個人還吃得下去？顧鸞覺得與這樣粗鄙的人同處一室是自掉身價，憤然起身，冷著臉回了自己的屋子。

顧澹臉色也不好看，不耐地看秦氏一眼。

秦氏心頭一跳，知道老爺動了氣。她心裏跟著也有氣，誰讓老爺充大方，養了一個不夠，還要養一雙。

「四丫，孀娘知道妳胃口好，但是妳自小鮮少吃飽過，若是突然過量，只怕傷身傷胃。妳放心，等妳腸胃養好，孀娘一定讓妳天天吃得飽飽的。」

「四丫知道孀娘的一片苦心，就怕外人不知情，他們會說二叔和孀娘苛待我們夫妻，將我們夫妻餓得瘦骨嶙峋，而你們一家人卻吃得油光滿面。」

顧澹當下摔了筷子，不悅地再次看向秦氏。

「妳孀娘的心是好的，就是法子欠妥，妳且先回去，二叔向妳保證，絕不短你們一口吃的。我們顧家在萬陵縣好歹是有頭有臉的人家，萬沒有虧待至親的道理。」這個答案周月上還是比較滿意的，作為一個別人眼中的鄉下姑娘，她能做的只有這些。再厲害些的招數，只怕會引來別人的懷疑。

來意達成，她也不停留，帶著耿今來慢悠悠地出去，甚至連個謝字都沒有，只把秦氏看得眼裏冒火，暗罵一聲討債鬼。

他們一走，顧澹冷下臉，「我不是告訴過妳，不能虧待成禮他們？」

「老爺，妾身冤枉。你可知那周四丫有多能吃，說句不誇大的，咱們一家五口的口糧，只怕就夠她一個人吃。你想想，眼下是什麼光景，除了咱們衛州，聽說各地都在鬧饑荒。咱們家上下養著十幾口人，往年尚且有些拮据，如今多加一個人，卻是增加五人的口糧，哪裏夠吃？」

秦氏這一通話，倒叫顧澹無言以對。

年景不好，鄰州都發生過暴民搶糧的事，秦氏的意思他也明白，是想趁機把成禮兩口子弄出去。他每個月賺的銀子，確實不夠呼奴喚婢，為了顯排場，秦氏自己有一個婆子和一個丫頭，女兒顧鸞配一個丫頭，兩個兒子各有一個書童。自己身邊的長隨，還有廚房的一個婆子和一丫頭，另外加上守門的老僕，一共是主僕十四人，算上顧安一屋，共十七口。

秦氏打理有方，每個月都有酒樓的分紅，才能養得起這些人，是以，府裏的銀錢全捏在秦氏手中。

可他是一縣師爺，自來受人尊敬，若是傳出他趕走侄兒的事情，只怕會被人戳著脊梁骨罵的。

「眼下家中還有多少糧食？」

「若按往年來算，勉強能撐到下一季收糧之時，可照眼下的情形，怕是不能夠的。」

「暫且緊著他們的吃食，這事得從長計議，米糧的事情我會想法子。」顧澹說完，拿起筷子，看著有些發涼的飯菜，突然間失了胃口，把筷子一放，歎口氣起身，背著手踱出去。

秦氏咬著牙，眼裏冒火，朝兩個發愣的兒子道：「吃，你們趕緊吃，不吃就有別人替你們吃了。」

顧崇和顧謙立馬開動，大口吃起來。